

〈長相守〉

夏意初長，花草樹木不語卻生機盎然。蘇堤坐在緣廊邊看著被風看顧的大地，舒服愜意，時隔四個月回來這裡，她有種想把全身揉合於此的衝動，四肢沒入土壤、五感共鳴於流淌的風、千絲萬縷像大海一般展延出去，那是在人界無法做到的事，此刻的回歸寧和她萬般珍惜。

身旁的大將軍向來寡言，尤加利將熱水緩緩注入壺中，獨有的茶韻幽幽，大抵也顯示他現在的好心情。

「大將軍，你真好看。」蘇堤晃著腳，眉眼含笑看著他，有些人坐著就是一幅美景，更不用說自家夫君自帶禪意的品茶了，賞心悅目。想到這般美好的人屬於她，心底也忍不住小小驕傲了一番。

早已習慣她突如其來的攻勢，尤加利抿了口茶，嘴角微勾。

「娘子謬讚。」

蘇堤往旁邊挪了些位子，靠在他的肩膀上。

「你說，久久回來一次，結果現在坐在這什麼也沒做，總覺得我越來越奢侈了。」

「回來不就是為了休息？」尤加利將茶杯湊到她的唇邊，見她像小動物似地啜飲，這樣的親暱感讓他感到懷念且滿足。曾經有段很長的時光他們也會像這樣並肩而坐話家常，他的娘子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，活過多少春秋的他竟也看到平凡無奇的日常多了新的視角。

「你說得對，但總想做點什麼，難得的機會和自家夫君相處，少女覺得春心萌動。」

「就我所知，娘子，出閣的女子並不能稱作少女。」

「勸你好好說話，我指的是人界的狀態，這輩子的我還單身未婚嫁。」

尤加利顯然沒打算認真，他的娘子不管在過往還是現在，入了輪迴後的她還是將軍夫人，這點在他心中並不會改變。

「我想到了！就是未論及婚嫁這件事！」蘇堤眼中閃爍著光芒，尤加利很熟悉那樣的眼神，他常常在這雙眼中看到他所未及的宇宙星河。還沒有接著細問什麼意思，尤加利就看著蘇堤跳下緣廊，跑到幾步遠的池子邊不知道在找些什麼。

「大將軍，借隻手。」她蹦跳著回來，手中拿著一根青草。

難不成是新的法術？尤加利伸出了雙手讓她自己挑，沒多久左手的無名指上就多了個青草結成的圓環。

「剛才不是說這輩子我還未論及婚嫁嗎？這樣想想實在太沒保障了，要是我不在的時候有人趁虛而入怎麼辦？所以……大將軍，你願意這輩子也……」

話還未盡，尤加利就執起她的手放在嘴邊親吻。他知道人界的傳統，所以印在無名指上的吻堅定而虔誠，深切緩慢，像是要將此刻牢牢刻印。

天地為證，星月為燭，縱使沒有繁複禮節，在初夏裡的承諾就是一輩子。

(完)

〈元夕〉

今年魔域仿照了人界的元宵形式，將都城的街道布置成一區燈市，燈火通明倒是為夜裡鋪上別於過往的繁華。

蘇堤在人界沒少過過元宵，可今年卻是第一次回到了魔域，興致高昂的她牽著大將軍漫步在燈市中，每個攤位都想湊過去看看，賣字畫的、賣糖葫蘆的、還有桂花糕和燈籠，節慶的一切元素都具備，更重要的是還有他。

喜愛清幽的尤加利對這類熱鬧的節慶沒有太大感受，但對上她的眼神，燈火閃爍映在她眼底，波光彷彿也在尤加利的心底晃出漣漪。

「我想看那邊的燈籠！」

他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，前方燈籠攤位的主人似乎有些面熟，興許是哪個街坊鄰居。

「將軍今天好興致啊！帶著夫君逛街？」在場的將軍實質上只有一位，曾經有段小故事讓她短暫成為一師將領，攤主這話調笑中也帶著幾分熟識的親暱。

蘇堤顯然對這句話很受用，不管是前者的將軍還是後者的夫君。

在蘇堤與攤主閒話家常的時間，尤加利瀏覽起這燈籠攤上的作品，做工精緻，每一款燈籠的底座是以竹子精心雕刻而成，拿起來稍顯重量。燈籠紙面則有白底或紅，畫上了樣式不一的花草枝木。

「喜歡什麼樣的？」尤加利問。

「可以買嗎？」

「不想要？」

「那邊那個有紅色流蘇的。」蘇堤指著其中一個素面燈籠說。

「好咧。可有想要的花樣？現場畫給你不另外收費！」攤主拿下了蘇堤選中的燈籠，大步一跨就坐在了準備好的凳子，拿起畫筆的架式有模有樣。蘇堤對圖案沒什麼堅持，就要他畫個最拿手的，沒幾分鐘，兩人就提著點綴完的燈籠前往其他地方逛逛了。

「難得拿到這樣古色古香的燈籠，你看過人界的燈籠嗎？什麼樣都有，最多的就是動物造型了，雖然挺有創意，但我還是喜歡紙糊的。」她仔細踏著腳步，深怕一個大動作就讓燈籠裡的燭火傾倒。

「喜歡的話，我們每一年都來。」

「尤將軍說的都是真的？」

「將無戲言，何況我是對我的娘子許諾。」

農曆新年的第一個月圓之夜，都城花燈齊燃，溫暖的燈光閃爍搖曳，蘇堤突然被周遭的流光碎影包圍得眼眶都熱了起來。她最終還是得離開有他的魔域，一年之中相處的時光屈指可數，然而她還是得到了他的許諾，「每一年」之於她的意義，不僅只是情愛間必需的約定，更是時時刻刻提醒她，有她的夫君在的地方才是故里。

（完）